



全  
校  
水  
經  
注

ル 5  
134  
12



東坡書院

呂  
134  
12

水經注第四十

所錄  
有

范陽酈道元注

鄞全祖望校

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兵備道無錫薛福成校刊

桓水

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

尙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曰桓

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尙書又曰西傾因

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

他道也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

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耳浮于潛漢而達江

全宋水經注

卷四

桓水

一

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底今按戴黑水

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

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為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

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

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為

兩川今案趙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

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於

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

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為盤也斯

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

余攷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畧緝綜川流治注之緒雖

今古異容本其流俗粗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

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屈

於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治此入

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

水遡褒暨於嶺嶺之南溪水支今按戴灌于斜川屈

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

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

灑水

灑水亦出陽海山

全宋文卷之...

卷之...

桓水

灑水

二

全水經注 卷四  
二  
灘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卽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灘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灘水又南與瀉水合水出西北邵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

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騭卽是地也

瀉水又東南流注于灘水

漢水所謂出零陵下灘水者也

灘水又南合彈丸谿水出於彈丸山山有湧泉奔流

衝激山崖

今案戴趙均作岷

及谿中有石若丸自然珠圓狀

彈丸矣故山水卽名焉驗其山有石實下深數丈洞

穴深遠莫究其極

梓材案此十八字趙本據御覽所引補今依之○今案趙所據補見

朱箋刊誤本條戴亦依補

溪水東流注于灘水灘水又南逕始興

縣東

魏元帝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南部立始興縣

灘水又南右會洛溪溪水出永豐縣西北洛谿山東

流逕其縣北

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割以爲縣

洛谿水又東南逕始安縣而東注灘水灘水又東南

流入熙平縣逕羊瀨山

山臨灘水石間有色類羊

又東南逕雞瀨山

山帶灘水石色狀雞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

灘水又南得熙平水口水源出縣東龍山西南流逕

其縣南又西與北鄉谿水合水出縣東北北鄉山西

流逕其縣北又西流南轉逕其縣西

縣本始安之扶鄉也孫皓割以為縣

谿水又南注熙平水熙平水又西注于灘水縣南有

朝夕塘水出東山西南有水從山下注塘一日再增

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于潮水因名此塘為朝

夕塘矣灘水又西逕平樂縣界左合平樂谿口水出

臨賀郡之謝沐縣南歷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

南流至平樂縣東南左會謝沐眾谿派流湊合西逕

平樂縣南

孫皓割蒼梧之境立以為縣北隸始安

谿水又西南流注于灘水謂之平樂水

南過蒼梧荔浦縣

灘水出縣西北魯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水出

永豐縣西北濡山東南逕其縣西又東南流入于

今案

戴無荔浦縣注于瀨谿又注于瀼水瀼水之上有關

瀼水又南左合靈谿水口水出臨賀富川縣北符靈

岡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於瀼水也瀼水不出陽海其自陽海導湘

水使合瀼水者皆史祿之力也善長於湘瀼二篇皆言之不詳亦大疏漏也○零渠通鑑作零渠即注所謂靈谿也○按柳開曰湘瀼二水之名書記皆無說

涪化元年開自全州移知桂州泝湘水抵分水嶺下復溯瀼水知二水至嶺方分所謂相離者也而乃北

水曰湘南水曰瀼疑其不當為此瀼字當以離旁加水作此瀼字又字書古無此瀼字酌其理增而今以

為字焉仲塗之言頗為鶻突蓋不識水道而妄生異議者也○梓材案此皆趙本所引全氏校語前

二條頗詳以與謝山是篇跋語複出不備錄

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

鮎崎亭集跋水經瀼水篇曰瀼水一名瀼水乃梓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入於交州復至中

土歷三十六瀼而為瀼水本無所關於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也故湘瀼所以通專在於零渠水經不知遂謂湘瀼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瀼水南下與安地勢高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派湘之流而注之瀼使北水南合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鐸甃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瀼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闢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之言足補善長之遺兼糾柳開輩之謬○今案本集作瀼水今依水經改

漆水

漆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

漆水導源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谿合山海

經曰肄水出臨武縣南而東南今案趙本無此三字注于海入

番禺西肄水蓋漆水之別名也武谿水出武臨縣西

北桐柏山東南流右合漆水亂流東南逕臨武縣西

謂之武谿

縣側臨谿東因曰臨武縣王莽更名大武也

谿水今案戴作又東南流左會黃岑谿水水出彬縣黃岑

山西南流右合武谿水武谿水又南入重山

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

崖峻險今案此二字趙作壁峻阻巖嶺于天交柯雲蔚霾天晦

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

東至曲江縣安轟邑東屈西南流

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

西岸有任將軍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死尉

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

瀧水又南合冷水冷水東出洽君山山羣峯之孤秀

也晉太元十八年崩十餘丈于是懸澗瀑挂傾流注

壑頽波所入灌于瀧水瀧水今案戴有又字右合林水林水

出縣東北洄山

王歆之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磐石上

行羅十瓮中悉是餅銀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

閔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

林水自源西流

今案戴無此字

注于瀧水又與雲水合水出

縣北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

熱

今案趙作熟

其中時有細赤魚游之不為灼也西北合

瀧水又有藉水上承滄海水有島嶼焉其水吐納眾流西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靈鷲山

山本名虎羣山亦曰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

熙中沙門釋僧律葺宇巖阿猛虎遠跡蓋律仁感所致因改曰靈鷲山

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

云

今案趙無此字而有又言二字

縣昔號曲紅曲紅山名也東連

岡是矣瀧中有碑文曰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為除虜始興郡治魏文帝咸熙二年孫皓分

桂陽南部立

縣東傍瀧谿號曰北瀧水水左即東谿口也水出始

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閣山西流而與漣

今案戴作漣下同

水合水出南康縣涼熱山漣谿山即大庾嶺也五嶺



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

斯則改裝之次其下船路名漣谿

漣水南流注于東谿謂之漣口庾仲初謂之大庾嶠

水也東谿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西邪階水注之

水出縣東南邪階山水有別源曰巢頭重嶺矜瀧湍

奔相屬祖今按戴作祖源雙注合為一川

水側有鼻天子城鼻天子所未聞也

邪階水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逕始興縣南又

西入曲江縣邸水注之水出浮嶽山

山躡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因名浮嶽山

南流注于東江東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韶石

北山南流逕韶石下

其高百初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畧

均似雙闕名曰韶石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

自爾年豐彌歷一紀

利水又南逕靈石下

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耆舊傳言

石本桂林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

來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

曰靈石其傑處臨江壁立霞駁有若績焉水石驚

瀨傳響不絕商舟淹留聆翫不已

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東江口溱水自此有始興大庾之名而南入滇陽縣也

過滇陽縣出涯浦關與桂水合

溱水南逕滇陽縣西

舊漢縣也王莽之基

今按戴作基

武矣縣東有滇石山

廣圓三十里挺嶠大江之北盤陞長川之際其陽有石室漁叟所憩昔欲於山北開達郡之路輒有大蛇斷道不果是以今行者必於石室前汎舟而濟也

溱水又西南歷臯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滇陽峽

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昔嘗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

溱水出峽左則滇水注之水出南海龍川縣西逕滇陽縣南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滇水西入溱是也溱水又西南涯水入焉山海經所謂涅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入敦浦西者也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

其處隘名之為觀岐連山交枕絕岸

今按戴作崖

壁竦

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

時中川時水洊至鼓怒沸騰流木淪沒必無出者  
世人以為河伯下材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  
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石  
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  
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霑  
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  
遊與河宗論寶以此推之亦為類矣

漆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

吳孫皓分四會之北鄉立焉

南入于海

漆水又南注于鬱而入于海

葉榆河水

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

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

開之以為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入今案趙無此字

十里有弔鳥山眾鳥千百為羣其今案趙無此字會嗚呼

啞嘶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

雀來弔夜然火伺今案趙作而取之其無噤不食似特

悲者以為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眾

鳥來弔因名曰弔鳥今案戴無此字

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

過不韋縣

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

臺今案戴作壹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

懷孕產十子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

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挖今案戴作舐之其母鳥語謂

背為九謂坐為龍因名九隆隆及長諸兄遂相共

推九隆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

皆以為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著尾九

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

來今案趙無此字乘革今案趙作箬下同船南下攻漢鹿芎民鹿

芎民弱小將為所擒於是天大震雷疾雨南風漂

起水為溯流波湧二百餘里革船沈沒溺死數千

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芎鹿芎王與

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後虎掘而食之明

且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耆老謂其今案此四字戴作謂

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芎輒

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即遣

使詣今案趙作道越雋奉今案趙作奏獻求乞內附長保塞

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為永昌郡郡治不韋縣

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

北去葉榆六百餘里葉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葉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

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為東北

東南出益州界

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城今案趙縣南與濮水

同注滇池澤于連然雙柏縣也葉榆水自澤又東北

流今案戴無此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竝縣南又東逕漏

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

左思蜀都賦曰漏江湫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

濤沛若濛汜之湧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

水之南

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

東南監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

深處十丈甚有瘴氣

朱褒今案趙作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

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麋今案戴作冷出賁古

擊益州臣所將駱越今案趙作越駱萬餘人便習戰鬪者

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

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為神捷也

盤水又東逕漢興縣

山溪之中多生印竹椶榔樹樹出麩而夷人資以

自給故蜀都賦曰印竹緣嶺又曰麩有椶榔

盤水北入葉榆水

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東是也

入梓柯郡西隨縣北為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

進桑縣梓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

桑關也故馬援言從麋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

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漢志梓柯郡西

隨縣麋水西受微外東至麋泠入尚龍溪過郡二行一百六里都夢縣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尚龍谿過郡二行一千一百六十里益州來惟縣勞水出微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二行三千五百六十里是皆所云麋泠水道也而壺水獨無聞。趙本引全氏校語自西隨至交趾今按

葉榆水又東南絕温水而東南注于交趾

過交趾麋泠縣北分為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今案趙作東

界復合為三水東入海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趾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

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入蠻雕題交趾有不粒食

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在海島人民鳥

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趾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於是乃置交趾刺史以督領之初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時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垂遂辟交趾於南爲子孫基址也麋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州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趾九真太守諸雒將主民如故按交趾長稱西于王見漢書功臣表左將黃同斬之不稱越亦非迎降者晉書地道記謂

南越侯繒封羸樓侯亦非也。趙本引全氏校語 交趾郡及州本治於此

也州名爲交州後朱敷雒將子名詩索麋泠雒將

女名徵側爲妻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攻破州

郡服諸雒將皆屬徵側爲王治麋泠縣得今按戴作復

交趾九真二郡民二歲調賦後漢遣伏波將軍馬

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按金谿范史作禁谿章懷注引越志作金

溪穴三歲乃得爾時西蜀並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

縣爲令長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

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

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背鑽皮出山夷始見

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今按戴作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

北

今案趙作此

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

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

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自麋泠縣東逕封谿縣北

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

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眾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輔佐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卻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縣屬交趾九字注中注○趙本引全氏校語南今案戴無此字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



王有女名曰媚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  
 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  
 報南越王南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  
 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  
 故處晉太康地記縣屬交趾九字注中注。越南  
 氏引全氏校語  
今案戴越遂服諸雜將馬援以西南治遠路逕干  
無此字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道溉灌以利其民縣  
 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獬狔人面頭顏端正善  
 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  
 不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

又東逕浪泊

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

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

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  
 故改龍淵以龍編為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  
 刺史杜慧度率水步晨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  
 船艦一時潰散循亦中矢赴水而死於是斬之傳  
 首京師慧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  
 曰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  
 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

安知其譌變哉

其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經言於郡東界  
復合為三水此其一也

當作此其二也二水謂南水北水其次一水謂中水合之

為三水。今案其次一水東逕封谿縣南又西南逕

戴依此改二 西于縣南又東逕羸樓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

逕稽徐縣涇水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

徐縣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羸樓縣南

又交州外域記曰縣本交趾郡治也林邑記曰縣

戴無此字自交趾南行

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

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  
見之者

其水又東流

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

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北

今案戴作南

逕九德郡北

交州外域記曰交趾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

渡一江卽是水也江水北對交趾朱戴縣

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切縣北

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  
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

交趾於今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切縣賊渠  
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  
所聚羣今案戴作羊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為羣援  
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真亭六字注中注。趙本引全氏校  
語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靖  
其水又東逕句漏縣

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  
紀粟者也縣今按趙無此字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  
鬪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

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存水

存水出犍為郫郫縣案水經皆用東漢郡縣名獨郫郫  
并作經時其縣尚在與  
天水隆慮同一例也

王莽之孱郫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於山繫馬

柳今案趙作柳柱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

夷言馬也

存今案趙作周水自縣東南流逕牧靡縣北又東逕且蘭

縣北而東南出也

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

存

今案趙作周

水又東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而東南與

毋斂水合矣

今按戴無此字

水首受牂柯水東逕毋斂縣為

毋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

周水蓋水變名也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

温水

温水出牂柯夜郎縣

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為縣王莽名曰同亭矣

温水自縣西北流逕談藁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

之銅瀨縣談虜山東逕談藁縣右注温水温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

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元年

元年當作三年○今案戴依此改三年

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

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

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士差平和而無瘴毒

温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

今案趙無此三字而有一於字縣西北

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

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

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  
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

有滇州

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池城今案趙無此字劉禪建寧

郡今案趙有治字也

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

柯之毋單縣

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

橋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

縣治龍池洲周四七里

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

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洲上又有雲平

縣並在洲中

橋水東流至今案趙作逕毋單縣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

興古郡之毋檄縣東

王莽更名有檄也

與南橋水合水出縣之橋山按善長既加南字以別之矣然南橋水固河水

之所入也又謂俞元之橋一名河東流梁水注之梁

水上承河水于俞元縣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

王莽更名勝焚縣

梁水又東逕毋極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温温  
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

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治今案趙有宛字温縣  
晉書地道記治此

温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温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  
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監南置郡于梁水  
縣也温水今案趙有又字東南逕罽封縣北又逕來惟縣東  
而僕水右出焉

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  
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

以為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  
裸器凡祭醑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樽彝鬱芳  
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  
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

温水又東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  
句町縣

應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為從化

文象水蒙水與盧惟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縣東歷廣  
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漢志牂柯郡句町縣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惟水來細水伐水而蒙水獨無稱又鬱林郡下云有小谿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趙本引全氏校

語

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按斤南即漢志之斤員

經又別稱斤江

又曰員水者是縣有朱厓今案戴作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驩水注之

水源上承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厓水朱厓

水又東北逕臨塵縣

王莽之監塵也

縣有斤南今案趙水侵離水四十卷末並逕臨塵東

入領方縣流注鬱水

東北入于鬱

鬱水即夜郎豚水也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

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

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

於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

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

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

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

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

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

柯水水廣數里

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

楚將莊躋泝沅伐夜郎徑今按戴作極牂柯繫船因名

且蘭為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

亭有柱蒲今按戴作浦關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

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

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是也

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毋斂水出焉又東驩水

出焉又逕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

又東逕布山縣北

鬱林郡治也吳陸今案趙有緒謂于三字績曰從今以後今案

戴作去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至太康元年晉果平

吳

又逕中留縣南與温水合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

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

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

牂柯毋斂縣

王莽之有斂也

東至潭中今案趙有縣字入潭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

西右入鬱水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



方縣又今案趙有橋水余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

橋温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

得鬱之兼稱而字當為温非今案趙無此二字而有兩南字橋水也

蓋書字誤矣漢志橋水益州郡有二鬱林郡有一三

入毋椽之橋茲又以毋鬱水右則留水注之水南出

布山縣下逕中留入鬱鬱今按兩鬱字水東逕阿林

縣又東逕猛陵縣浪水注之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灘

水注之鬱水又東封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

謝沐縣東界牛屯山亦謂之臨水東南流逕萌渚嶠

西又東南左合嶠水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

于臨臨水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

東北興安縣西北今案趙羅山東南流逕興安縣西

盛弘之荊州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

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

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

郡對二水之交會故郡縣取名焉

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為封溪

水故地理志曰縣有今案趙封水今案趙有又西南

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之封溪水口者也鬱

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

治合浦縣閩若璩曰縣於班志為第三按志首徐聞漢武帝元鼎六年

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孫權黃

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采珠寶前政煩

苛珠徒交趾會稽孟伯周為守有惠化去珠復還

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

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鬱水南逕廣州

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按西隨三水即葉榆

水篇所謂西隨水過交趾分為五水至東界復為三水者也

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

東南屈曲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會

盧容壽冷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梓材案舊

本此下有云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

山遶西衛北趙氏朱箋刊誤云全氏據後文校衍此

二十字○今案趙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冷

水合水出壽冷縣界

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冷縣以為疆界即此

縣也梓材案舊本此下有區粟城南長嶺東七字

○今按戴壽冷縣以水湊故水得其名梓材案舊

趙並依刪本此下有隱山繞三字趙氏朱箋刊誤云全氏據

後文校此三字衍○今案戴趙並依刪

東逕區粟故城南

攷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

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

閩若璩曰縣乃班志  
第四縣按志首朱吾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

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  
四百餘里準徑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  
曰水入海有竹可爲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  
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  
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  
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  
開方隙孔塼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  
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

凡宮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居周繞阻峭  
地險故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邑  
王范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  
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  
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  
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  
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  
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  
帝問曰南郡北向視日邪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  
者不必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

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  
 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閉平地古  
 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顧九  
 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徑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壽冷水自城南東今案此二字趙作西南與盧容水合東注郎  
 究究水所積下潭為湖謂之郎湖浦口  
 有秦時象郡墟域猶存

自湖南望外通壽冷從郎湖入四會浦

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遠負眾慢  
 威背德北寶既臻南金關貢乃命偏將與龍驤將

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修文服遠二十三  
 年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  
 以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虎士電怒風烈  
 火揚城摧眾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戮  
今按戴作坑截無赦樓閣雨血填尸成觀  
 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

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以其所統盧容  
 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曰郡  
 去盧容浦口二百餘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永  
 和五年征西桓温遣督護滕駿率交廣兵伐范文

於舊日南之盧容縣為文所敗即是處也退次九  
真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峻與交州刺  
史楊平復進軍壽洽浦入頓郎湖討佛於日南故  
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峻平破之佛逃竄川藪  
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士陳延勞佛與盟而  
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  
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  
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  
海眾國津逕  
鬱水南通壽洽卽一浦也浦上承交趾郡南都官塞

浦

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  
銅鼓卽駱越今案此二字趙乙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  
取其鼓以鑄銅馬

至鑿口

馬援所鑿

內通九真浦陽

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  
者九真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  
援所開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紀粟出浦陽

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驩

咸驩屬九真咸驩已南麀鹿滿岡鳴咆命疇警嘯

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

渡治口至九德

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域記曰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舉居其地死子寶綱代孫黨服從吳化定為九德郡又為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譯而來

自九德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

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

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

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趾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百餘人胡達遁今案趙五月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

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殺傷乃退地理志曰九真郡漢武帝

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晉書  
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松原以西  
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  
嶺崒不喻切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  
雖嚶謹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  
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蠻進得橫山

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於橫山分界度比景廟由  
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元今按戴  
年五字注中注。趙交州與林邑於灣大戰初失

自區粟也本引全氏校語

渡盧容縣

日南郡之屬縣也

自盧容縣至無變越烽火至比景縣

日中頭上景今案趙作當身下與景為比如瀆曰

故以比景名縣闕駟曰比讀蔭庇之庇景在已下

言為身所庇也吳仁傑曰攷古編云舊唐志景州  
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日景在南故郡為日南縣  
為北景按唐命太史往安南測日景亦云然然王  
充謂從日南還者問之曰不盡然蓋惟五月日影  
在南常時則不然也按水經比景縣音比影言影  
為身所庇此兩雅所謂距齊州以南戴日者也宋  
書州郡志亦作北景蓋後來傳習成訛立為異說  
耳斗南以比景為北景豈所見前後  
漢志有別本與。趙本引全氏校語

林邑記曰度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

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木止宿食  
生魚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

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

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  
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  
林邑記曰屈都夷也

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冷浦

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楊今案戴作陽下同  
邁出婚不在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

粟已過四會未入壽冷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  
直岸遇風大敗楊邁攜婚都部伍三百許船來相  
救援謙之遭風餘數船艦夜於壽冷浦裏相遇聞  
中大戰謙之手射楊邁柁工船敗縱橫崑崙單舸  
接得楊邁謙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渡  
壽冷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於灣分  
界陰陽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龍  
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  
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飛旂蓋海將指典冲於彭  
龍灣上鬼塔與林邑大戰還渡典冲林邑入浦令



軍大進持重故也

浦西卽林邑都也治典沖

去海岸四十里處荒流之微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連今案戴作達攻其縣殺令自號爲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冷以爲疆界自區連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篡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

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

日南西捲縣夷帥今按戴有范字椎家今按戴無此字奴也文爲

奴時山澗牧羊於澗水中得兩鱧今按戴作鱧魚隱藏

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云將礪

石還非爲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

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

刃向鄣因祝曰鱧魚變化治石成刀斫石鄣破者

是有神靈文當得今案趙作治此爲國君王斫不入者

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于將之斬蘆藁由

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尙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

斬蛇之劍也椎嘗使文遠行商賈北到上國多所  
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  
城池繕治戎甲經始廓畧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  
得眾心文讒王諸子或徙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  
和六年死無盾嗣文迎王子於外國海行取水置  
毒椰子中飲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為王取前王  
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已者取而納之不從已者絕  
其飲食而死江東舊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  
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  
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

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

諸國或夷椎蠻語口食鼻飲或雕面鏤身狼臙今案

此二字趙裸種漢魏流赭咸為其用建元二年攻

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迸千里無煙乃還林邑

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連

接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船船遠界三重長洲

隱山繞西今案趙有衛今案趙北迴東今案趙無其

嶺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

曲街迴東合淮流以注典沖

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繞城下東

南塹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

今案

趙作

兩端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塹城二丈

上起塹牆一丈開方隙孔塹上倚板板上層閣閣  
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  
鷗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鬼粵但制造壯拙  
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爲前門當兩淮渚濱於曲  
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  
塹北迴上山山西卽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塹對溫  
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趾太守杜  
寶別駕阮朗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

求請服聽之今林邑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  
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  
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擬  
背曰西區城內石山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檐鷗  
尾青瓊丹墀椽題楹椽多諸古法閣殿上柱高城  
丈餘五牛屎爲塗牆壁青光迴度曲掖綺牖紫窗  
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階東  
軒徑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  
連臺接棟檐宇相今案趙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  
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

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  
哉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楊今案戴作陽下同邁舉  
國夜奔竄山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運還之後楊  
邁歸國家國荒殄時人靡存躊躇崩擗憤絕復蘇  
卽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楊邁母懷身夢人鋪楊  
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色起昭晰艷曜華俗  
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父胡達  
死襲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爲國祥慶其太子  
初名咄後楊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  
改名楊邁昭穆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

其城隍塹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藤盤篁秀參  
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澄桂父縣人也棲  
居此林服桂得道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翼鳥  
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思孔悲  
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  
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  
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  
之目令人恨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  
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  
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哉九真太守任延始教

耕犂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  
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  
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  
熟之稻也至於草甲萌芽穀月代種種稔早晚無  
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穫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  
恆爲豐國桑蠶年入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  
者矣

其崖今案此字趙  
在小水下小水羃巖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  
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  
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卽彭龍區粟之通達也

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創落象卽是處也

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狼

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  
狼脫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  
暝夜與人交市闇中今案戴  
作臭金便知好惡明朝  
曉看皆如其言

自此外行得至扶南

按竺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  
檀和之令軍入邑浦據船官口城六里者也

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潮上西流潮水

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潮一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爲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定今案戴作限高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爲海運亦曰象水也又兼象浦之名

晉功臣表所謂金潏清逕象渚澄源者也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十日壞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爲害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爲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

常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卽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遙今按戴作逕望朱崖州如困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朱崖俱在海中今案趙無此二分爲東蕃故山海經曰在鬱水南也

鬱水又南自壽冷縣注于海

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媾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今案戴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作之山海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今案趙南注南海入須

陵東南者也應劭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言始或可終則非也

浪水

浪水出武陵鍾成縣北界沅水谷

山海經曰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

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

水出無陽縣

縣故鍾成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

俗謂之移溪溪水南歷潭中注于浪水

又東至蒼梧猛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

鬱水出今案趙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案漢志

猛陵縣龍山合水所出南至布山入海而善長不志

猛陵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

浪水于縣左合鬱溪亂流逕廣信縣

地理志曰今案戴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王

莽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元封

五年交州自羸樓縣移治於此建安十六年吳遣

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

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擁眾五千騭有疑於

巨先使諭巨巨迎之於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

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  
畧與巨同士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告景  
勿詣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於廳事前中庭俱斬  
以首徇眾即此也

鬱水又逕高要縣

晉書地理志曰縣東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徒  
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訟於  
交州刺史何敞處事與釐亭女鬼同王氏交廣春  
秋曰步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  
南海蒼梧人衡殺錢博宿巨部伍興軍逆騭於蒼



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於是遂交戰毅與眾投水死者千有餘人

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海

鬱水分浪南注

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

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

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爲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爲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柯

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越也秦并天下

畧定楊今案戴作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南海

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

曰聞陳勝作亂豪傑叛秦吾欲起兵阻絕新道番

禺負險可以爲國會病綿篤無人與言故召公來

告以大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拒關門設守以

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爲守自立爲王高帝定天

下使陸賈就立佗爲南越王剖符通使至武帝元

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

十二歲而亡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也建安中吳遣步騭爲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鼈龜鼉鮮鱉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紀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迴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于焉逍遙騭登高遠望觀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交州治中姚

文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廣春秋曰南今案戴無此字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秘奧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爲墳其壟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柩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佗雖奢僭慎終厥身乃令後人不知其處有似松喬遷景牧監固無所殘矣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航

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雲飛每夕輒凌虛歸  
 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為白鵠  
 至閣今案戴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  
 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為廣  
 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廣州記稱吳  
 平晉滕脩為刺史脩鄉人語脩鰓鬚長一赤古尺赤通  
 脩責以為虛其人乃至東海取鰓鬚長四赤速送  
 示脩脩始服謝厚為遣  
 其一水南入者鬱川分派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即川  
 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

禺蓋乘斯水而入于越也浪水東逕懷化縣入于海  
 水有鰓魚裴淵廣州記曰鰓魚長二丈大數圍皮  
 皆鱗物生子子小隨母覘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  
 地理志曰鰓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  
 從臍入旦從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  
 二子兩則四焉

其餘水今案趙無此字又東至龍川為涅水按師古漢志注引裴氏廣州記  
日龍川縣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出即穴  
流泉因以為號龍川始即涅水也。趙本引全氏校  
語屈北入員水今案此十六浪水枝津衍注自番禺

東歷增城縣

南越志曰縣鷓鴣山雞也光采今案此二字鮮明趙作毛色

五色今案趙眩今案戴耀利距善鬪世以家雞鬪作采 作炫

之則可擒也

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

左思所謂日龍川而帶坳者也趙佗乘此縣而跨

據南越矣

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今案此十三東厯字戴作經

揭陽縣

王莽之南海亭

而注于海也

斤江水

斤江水出交趾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于鬱

地理志云逕臨縣至領方縣注于鬱

容容 夜 緇 湛 乘 牛渚 須無 無濡 營

進 皇無 地零 侵黎今案戴作離下同

侵黎水出廣州晉興郡

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

東今案趙至臨塵入鬱作行

無會 重瀨 夫省 無變 由蒲 王都 融 勇

外 此皆出日南郡西東入于海今案此十一字戴作注

容容水在南垂名之以次轉北也右二今案趙十水

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漢志曰南郡西捲縣下水入海則西捲亦水名西捲水

見溫水注。趙本引全氏校語。今案此十三字戴作經。

嵩高為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春秋說題辭曰陰合陽故石凝為山國語曰禹封九

山山土之聚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為

崧高分而名之為二室西南為少室東北為太室今案

二為字戴並作有

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

自然飲食又云山有玉女臺言漢武帝今案趙見

今案趙有之字因以名臺

泰山為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山嶽言水中矣

岱宗也王者封禪于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

事焉

霍山為南嶽在廬江潯縣西南西北

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曰霍開山圖曰其山

上侵神氣下固窮泉按禹貢不志霍山蓋以五岳而類及之

華山為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古文之惇物山也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

砥柱今案戴有山字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也

昔黃帝受丹訣於是山也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

王烈得石髓處也

恆山為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

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

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汧今案趙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

禹貢北條山也

今按戴無此六字

隴山

此篇專釋禹貢而隴山非禹貢所及漢志

隴西郡下應劭曰有隴坻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坻謂隴坂即今之隴山汧隴相接道元或因汧及隴本注中贖字其後脫落繆置誤作經文未可知也今改正

全交水徑注

卷四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四

南山  
連接

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

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

禹貢中條山也

蟠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

南條山也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鶻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

曰共為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為牝牡故因以名山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山海經云山在鄧林東河所入也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

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逕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水側有靈淵池

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敦

今案戴作燉

煌侯瑾善內學

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至

魏嘉平中武威入守條茂起學舍築闕於此泉太  
守填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陡今案戴作徒發  
重導於斯故有靈淵之名也

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

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  
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

武威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

改雍州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遷於冀

按續志涼州刺史治漢陽之隴晉徙治此王隱晉

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

里本匈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

箱各千步東城植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植園果

命曰立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遊

幸并舊城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

閣采綺壯飾擬中夏也

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澗水入焉

俗亦謂之為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

馬城河河水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指次縣

王莽之播德也

西北歷黃沙阜而東北流注馬城河又東北逕宣威



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

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置武威縣武威郡治王莽更名張掖

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為西海一水又東

逕一今案戴無此字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

都野矣漢志武威郡姑臧縣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里道元以為通謂之都

野是也攷蒼梧縣南山和陝水所出北至猪次入海

休屠縣都尉治熊水障谷水和陝水熊水皆澤之所屬也和師古曰古松字也陝音下夾反兩山之間也和陝陝名○趙本引全氏校語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合黎山也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

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尙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

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與水流行也亦言

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

在西海郡北

此漢獻帝時曹氏所置之西山有石海郡非新莽置於金城者也

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

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逕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

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言動火之事發疾經年

故不敢輕近耳

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崑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逕夏侯開之東今案趙無此二字開上嬪

於天得九辯與九歌焉又歷員邛不死山之西入于

南海漢志張掖酒泉燉煌多有水道道元不詳而泛濫於山海經甚矣其蔽也

三危山在敦煌縣南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

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

于月氏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今案趙無此四字而有後元年三字分

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

即冀縣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害起

則鳴有常應又云石鼓山有石于星為河鼓星動

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

則殃君王矣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

漢書以為瀆山者也

嶓冢山

三字誤說見下

在弘農盧氏縣南

今按戴作東

是山也穀水出其北林也

按嶓冢山當作嶓冢林見山海經且穀水出弘農

池與盧氏無涉桑經鄴注於穀水篇悉本山經之舊至此寧遂忘之此篇專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嶓冢林非禹貢之所有篇中獨失去熊耳山則嶓冢二字即熊耳二字簡策零斷行間失次後人率意填寫又假作注文以附會之未可知也漢志弘農郡盧氏縣下云熊耳山在東東近於南不至相懸說地理者當以班志為據○今案戴依此徑改熊耳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

東條山也

卞和得玉璞於是山楚王不理懷璧哭于其下後

王使玉人理之

梓材案舊本作後玉人理之趙氏朱箋刊誤云後下全氏校增王使

二字○今案戴亦依增所謂和氏之玉焉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

禹貢注章山也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

外方山崧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

禹治洪水用白

今案此二字戴作一血字

馬祭衡山於是得金

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也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據漢志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王伯厚謂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胡晁曾因之指此條也子觀經之所據當是楚地說所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者善長注曾不及之寧有遺忘其疏九江專主劉歆湖漢九水之說一見於江水篇再見於贛水篇至湖水篇絕不以九江與之將無謂善長於九江與東陵相首尾以九江為今不論列一言何也夫九江與東陵相首尾以九江為湖漢則東陵當在廬江以九江為洞庭則東陵當在廬江無兩可也今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而又云東陵在廬江金蘭自相矛盾有是理乎殆不學之人見行間脫爛從而妄補之而不能掩其敗闕也至於九江之不當為洞庭則夏柯山已疑之而胡梅礪又疑之北宋以來大儒數十輩攷正審定而終不得其是抑九江固不可以言地若九江地果是經文則如大伾地善長亦必指其失也○趙本引全氏校語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

尚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陶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

縣即王莽之猶亭也尚書極鯀於羽山謂是山也

山西有羽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為黃熊以入淵矣

故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羽郊者也

陶邛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

陶邛邛再成也

荷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荷澤在定陶班志語也荷水在湖陸孔傳及許氏說文說也二

荷有上下之分故水經兼引之而胡渭曉曉於此抑昧矣

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

大邳地在河南成臯縣北

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邳然則大邳山名非地之名也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

入江

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汶江縣之沱為開明所鑿郫縣之沱是湔崩江李冰所堰

皆非禹迹也顧祖禹嘗疑之而不能指沱之所在豈益州無沱水乎予謂江水篇都安縣下注云郫江出焉

武陽縣下注云郫江入焉郫江出江入江與沱義合

禹貢錐指亦曰江原縣郫江近世謂之大早江者岷

江之正流而班氏以為首受江故鄭康成云沱之類以此當禹貢梁州之沱或庶幾焉荆州之沱惟枝江足以

當之。趙本引全氏校語

三澁池今案戴在南郡即縣之北今案此二字戴作北沱

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澁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澁合

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

三澁水名也許慎言澁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案

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於句澁以伐諸

庸桓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澁定公四年左

司馬成敗吳師于雍澁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遠越緄

于遠澁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

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清陽二縣之間清水之

濱有南澁北澁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

出處之所津途關路惟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

界經云即縣北沱然沱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不能

辯其所在

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案六十之目芟去隴山

詭字釐定三澁池之標目斯為昭合前人讀水經注者

至此大抵以將畢業神疲力索不復細討於是隴山竄

入熊耳喪職而三澁池且為寄公矣可發一笑也

鮪埼亭集東潛水經嶓冢山帖子曰水經之末

歷數禹貢山川澤地所在其第四十五條曰嶓冢

山在弘農盧氏縣南道元注曰穀水出其北林是

自亂其例之言禹貢之山未有所謂嶓冢也禹貢

之水未有所謂穀也朱中尉解之曰是蓋引山經

之文也吾亦固知其為山經之文然豈可以充禹

貢之乏乎且山經何獨引此一條也既而思之曰

是非舊本之文也太史公作禹本紀然不敢稍以

全交水經注 卷四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三

之攬入禹貢一語而謂作水經者乃補綴一至此乎夫經文當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注文當云洛水出其西如是則合乎禹貢矣或曰據漢志則洛水出上洛其出熊耳者伊水也曰禹貢系熊耳於洛必非苟然殆猶導河之於積石也況地說以熊耳之山為地門其望尊矣固不必以漢志疑禹貢也且是卷於禹貢所導之水河濟淮江漢黑弱渭已志其八不應獨遺熊耳之洛明矣是必舊本脫去熊耳洛數字好事之人偶讀山經自以為博因奮筆以有此誤也然而元祐重行開雕以至於今竟未有言及之者則校讐之疏甚矣哉

水經注第四十終

後學王梓材錄董沛重校

水經注補遺

今案謝山五校本序目原缺十三水列於四十卷之後盧氏本同後得殷權殘鈔本張師亮殘鈔本亦附卷末惟王氏重錄本從趙清之例依次參列殊失其舊今別為補遺一卷

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兵備道無錫薛福成校刊

豐水

今案原缺十三水惟滏水洛水全氏補本所有其餘諸水皆全氏所已補而底本並佚王氏重錄本從趙氏所採做滏洛兩水之例以次補之特誤引漏引處綦多茲攷原書略為正

豐水出豐溪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又北交水

自東入焉

今案戴以此條屬渭水篇且於東北流下增爲枝津一水西北流八字

交水承樊川御宿諸水出萬年縣南山石壁谷南三

十里

梓材按萬年二字長安志引本文所無今與真依全氏所補滏水篇武安縣之例加之

谷水合亦名子午谷水

又北昆明池水注之今按戴以此條屬渭水篇

交水又西南流與豐水支津合其北又有漢故渠出焉又西注石碣分爲二水一水西流注豐水一水自

石碣北逕細柳諸原北流入昆明池

又北逕靈臺西又北至石碣注於渭今按戴以此條屬渭水篇

交水西至石碣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所造以

長安志

涇水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

山海經曰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於渭入關謂之八水以上太平寰宇記涇水導源安定朝那縣西笄頭山

秦始皇巡地西出笄頭山卽是山也蓋大隴今按寰宇

記有山字之異名以上太平御覽莊子謂黃帝學道於廣成子

蓋在此山太平寰宇記

涇水東南逕都盧山山路之中常有如彈箏之聲行者鼓舞樂而後去今按寰宇記作行者聞之鼓舞而去卽絃歌之山也

故謂此山爲彈箏峽太平御覽

絃歌之山峽口水流風吹滴崖響如彈箏之韻因

名



蒲川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北合且氏川水

芹川水出羅川縣子午山山一名子午嶺東流逕宜祿縣北過卽此水也今按趙本子午山子午嶺並誤千子且有脫文王氏亦未補正

大陵小陵水出巡河南殊川西南逕寧陽城故幽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也今按趙無此字

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甘泉山卽高泉山也

五龍水出雲陽宮西南以上太平寰宇記五龍水泉流逕長箱坂下名勝志

九嶷山東仲山西謂之谷口卽塞門也今案趙本塞門作寒門蓋仍胡渭之誤

良源縣有銅城山水出歷白石城南由縣有白環水源今按趙無此字出白環谷以上太平寰宇記

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文選北征賦注

梁谷水西南注於涇涇水逕望夷宮北臨涇水以望北夷秦二世將祠涇沈四白馬於涇齋於此宮內

涇水逕長平觀北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

無謁卽是觀也以上初學記

漆水自宜祿界來又東過漆縣北今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逕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流注涇水太平寰宇記○趙一清曰此條是涇水篇逸文故不見於漆水注中也

芮水

芮水出小隴山其川名洎太平寰宇記

芮水逕宜祿川俗曰宜祿水通典○今按趙引寰宇記宜祿川一條誤以周禮注爲水經注王氏仍之今改引通典

洛水

洛水出上郡彫陰秦冒山過華陰入渭史記索隱

洛水源出洛源縣北白於山

白於山今名女郎山上多松柏下多樗櫟其獸多牝牛斃羊鳥多白鶡洛水出於其陽東注於渭也以上太平御覽

洛川南逕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合於渭

尉李城亦曰不窟城

有烏雞水出焉西北注於洛水今按烏雞水出慶州華池縣于午山與青山水合今按此謂樂幡縣西北之水與青山水合也

洛水一名馬嶺川水

洛水又南逕栒邑故城北與新陽川水合今按寰宇記刊本有脫文當以此爲正

珊瑚水東南至栒邑入洛

油水與追語川水並出東翟道山今按寰宇記刊本無山字

大延小延水出油水南延溪西南流逕襄樂縣南於

延城西二水合流

白水源出分水嶺

葦谷水自葦谷東南流入三川

砂羅谷水南流逕黃原祠東合葦川今案寰宇記刊本砂羅作破羅葦川下有是也二字

豬水西出翟道縣石堂山

本名翟道山穆天子傳曰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

駟造父爲御南征朔野逕絕翟道升於太行翟道

卽縣之石堂山也郭璞以爲隴西一作狄道非也

淺石川水出翟道山

香川水源出中部縣北

香水今案趙作山在縣西南三十七里自宜君縣界來

南香水在縣南三十五里出遺谷

泥水出翟道縣泥谷

蒲川水自鄜州今案此二字非原文洛川縣流入丹陽川

蒲谷水源出中部縣蒲谷今案趙有原字

汾川縣西有殺狗嶺以上太平寰宇記

烏川水出汾川縣西北趙一清曰汾川魏大統十八年始立道元卒於孝昌三年

下距大統十八年已歷二十六年何緣知有置縣事乎汾川縣之文當誤○今案辨汾川縣語全氏河水

四亦及之

豬水流逕柏城

兔川西南流注洛水

小蒲川水東南流入坊州以上初學記○今案坊州二字非原文

洛水南逕商原西趙一清曰許原顧祖禹引作濟原

俗謂許原也

洛水東逕沙阜北

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

雲門谷水源出澄城縣界今按胡渭以此條謂出自寰宇記同州澄城縣新城

下不知雲門谷水別作一條非新城下也且原文未引水經注或渭所見有他本耶

洛水東南歷彊梁原

俗謂之朝坂今按此二字趙作所謂

溫泉水有三源奇川鴻瀉西注於洛亦曰帝嚳泉以太平寰宇記

字記

滏水

滏水梓材按滏水發源云云已是注文其經文無攷當別題滏水二字於前而闕其文

全交水逕庄浦豈洛水滏水

全水經注 卷之六  
滏水發源出武安縣石鼓山南巖下梓材按武安二字御覽引本文  
所無而全氏加之以醒目者

泉源奮湧若釜水之揚湯矣其水冬溫夏冷崖上

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梓材按太平御覽又引水

經注云佛圖澄別傳曰石虎時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日詣滏祠稽首暴露即日二白龍降於祠下

於是雨徧千里此蓋酈氏小注全氏尚未補及○

今案御覽自引佛圖澄別傳並不云出自水經注也趙氏既誤王氏不攷原書

亦謂全氏尚未補及重誤矣

又東流注於漳渭之合河以上太平御覽

鄴西北滏水熱故名滏口滏亦合漳之大川也續漢

郡國志注

### 洛水

洛水出易陽縣西山

本名易水洛水之目不知誰改俗謂山之下地名

洛今按趙本引記有水因經之四字故曰洛水以上太平寰宇記一名漳

水俗名干步初學記

洛水東逕柏暢亭初學記

洛水東流逕曲梁城九域志

狗山頂上有狗跡今在臨洛縣西

又東北流逕廣平縣故城東

水積於大澤之中為澄泉南北四十里東西二十

里亦謂之黃塘泉以上初學記

渦水梓材按全氏補目有渦水在沼水後底本已佚今從趙本濁漳水注釋補之○今按

王氏所補僅二條茲採寰宇記增其未備

渦水出趙郡襄國縣西山今按趙釋郡誤國又脫縣西山三字王氏未攷原書亦未

正補

渦水一名澧水一名鴛鴦水以其導源總納眾泉合

成一川故也亦謂之鴛鴦水魏都賦所謂鴛鴦交谷

南和縣北有和城縣故此縣云南

南和東官治西有便水一名鴛鴦水以上太平寰宇記

東過沙河縣資治通鑑注

泚水今案趙本無此水略見於濁漳水注釋中

泚水東出房子城西

城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錦色奪霜雪光彩鮮

潔異於常錦俗以為美談言房子之纊也抑亦如

蜀錦之得濯江矣以上太平寰宇記○今按歲貢

其綿以充御用太平御覽○今按寰宇記綿作錦用作府

泚水東逕柏暢亭太平寰宇記○今案王氏亦誤注御覽

泚水在臨晉縣西南四十五里韓信斬陳餘處故

李左車曰陳餘軍敗於鄗下身死於泚水是此也

太平寰宇記○今按此條趙氏王氏並失引

又東南逕于言山

邱詩云出宿于干飲餞於言是也以上九域志○今案王氏誤引

沃水一條今刪

滋水

滋水出今案方輿紀要引靈邱縣西南枚回嶺作逕据寰宇記改

縣流五丈湍激之聲震動山谷樵樵之士咸由此

渡巨木淪胥久乃方出或落崖石無不粉碎也以上

方輿紀要○今案此文與寰宇記同然寰宇記並不云出自水經注也紀要不知何据王氏重錄本

引之未全

滋水逕枚回嶺東南過石銘涇有石銘其上云冀州

北界方輿紀要

滋水至行唐縣鹿水出焉謂之木力溝名勝志

滋水去縣東又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太平寰宇記○今案趙所引有

脫文

滹沱河水

滹沱水流入雷河溝水過舊曲陽北名勝志

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為蒲澤濟水有梁

焉俗謂之蒲澤口

行唐城上西南隅有大井若輪水深不測

行唐城內北門東側祠後有神女廟廟前有碑其

文曰王山將軍故燕薊之神童後為城神聖女者此土華族石神夫人之元女趙武靈王初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嘆應與人俱遂妃神童潛刊貞石百堵皆與不日而成故祀此神後之靈應不泯焉

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今按寰宇記刊本無有焉二字

大浦淀下導陂溝競奔今按趙有咸注二字滹沱是故人因決

今案趙有入字之有處字謂之百道隘今案趙作口

滹沱南歷忻中口俯會忻川水水出西管汾山東也

忻川今案寰宇記刊本誤州東歷程侯北山山甚層銳其下

舊有採金處俗謂之金山趙一清曰九域志引注云程侯北山下有採金

穴此處字疑穴字之誤

三會水出九原縣西東入滹沱水逕定襄縣界

雁門郡北對句注東經其南九塞之一也

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

句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也漢高祖

欲伐匈奴不從婁敬之說械繫於廣武遂踰句注

困於平城謂此處一作地也

龍泉今按方輿紀要引作雲龍泉出雁門西今按趙作縣平地

其大三輪泉源沸湧騰波奮發以巨石投之輒噴



出亦云潜通燕京山之天池也以上太平寰宇記

代州今按此二專池水西注五臺初學記

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山晉永嘉三年雁

門郡稜人縣五百餘家避辭入此山見山神今案趙作

人爲之先驅因而不返遂寧巖野往還之士稀有

望見其材居者至詣今按趙訪莫知所在故俗人

謂此山爲仙者之都焉今按趙作矣○太平寰宇

此其下中臺山云云別作一條不與其北臺之上

冬夏常冰雪不可居文殊師利常鎮毒龍之所今

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禮焉太平御覽

滹沱水東流今案趙逕聖人阜

阜下有泉泉側石上有十今案趙二手跡其西復

有二腳跡甚大莫窮所自在五臺縣西南今按趙

四十八里以上太平寰宇記

思陽水東有獨山

山上有崑崙上有坐跡山腹石上有兩手跡山下

石上有兩腳跡俗名之曰仙人山也以上初學記

字記云仙人山在五臺縣東南五十里石崑崙山有

人坐跡山腹石上有手跡山下石上有雙腳跡皆

耳○今案王氏此注亦趙所已引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

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陁上無山原林麓之饒下無

谿谷牛馬之息而入多其前是苦吾百姓遂執而

免之漢光武時封大將軍杜茂為苦陁侯章帝北

巡改曰漢昌至魏文帝改漢昌為魏昌城今案此方輿紀

要舊鈔本所引水經注也王氏注見寰宇記攷定州涇邑縣下原有此文但樂史未嘗引水經耳

狐狸淀在鄭縣東南隅中有蒲柳多葭葦太平寰宇記。今案

趙本引此條語微異王氏失引

滁水

滁水出浚道縣

滁水東逕大峴西北流逕大峴亭即此山也以上太平寰宇

記

弱水

弱水出張掖剛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

史記索隱

黑水

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

海尚書正義

今案王氏重錄本原有浚水槐水二補篇云出自

全氏底本但非補目所有且與十三水之數不符

故刪之

水經注補遺終

後學王梓材錄董沛重校

附錄上

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兵備道無錫薛福成校刊

謝山跋柳氏水經校本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潁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王慎中之本尙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於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補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於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乎

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於吳中能爲大中傳此本亦可尙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又跋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水經三校本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於萬曆丙午再校於己酉三校於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於燕邸於直沽於中州於留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棄最富身後多歸於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也今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又跋孫氏水經再校本

柳趙諸本皆以國初始出而集其成於潛夫其功最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國初文明之盛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下間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蔽園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孫潛曰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再勘亦自石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

全水經注 附錄一  
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  
聞而未見者也此皆寶玉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  
暢予懷記以俟異日

又跋何氏水經三校本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  
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林所  
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前輩精進之  
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雖黃不可妄下則  
校書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  
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尙失之隘近日杭人趙生

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  
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爲一漯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漯水乃  
閻潛卽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溪又有南礫溪乃胡東  
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聞喜有涑水自爲一  
篇雷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  
混而一之雖其誤始於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  
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全核九經注 附錄一  
汨羅之汨讀如覺汨沒之汨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者音弋本作汨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汨羅之汨卽汨字讀如覺而汨沒之汨讀如骨謬也二汨同而汨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汨卽汨又非也汨非水名也上林賦曰漣沸密汨南都賦曰漣淚滅汨是也義門精於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佩觿正之

又跋沈氏水經校本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溪胡東樵黃子鴻閻百詩劉繼莊而俱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於何氏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於新城池北庫中獨渭水沔水

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溪百詩之本雖未見而其所證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茗中老友沈君繹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旃欣然攜之至杭并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旃與予討論浹旬遂留置予插架中其發摘譌誤如緡姑水檀臺岡瓌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鄆侯之誤音爲多不特有功於善長而已予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子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讐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也夫

又贈趙東潛校水經序

安定之注水經雖其於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於陂塘隄堰之屬固有用之書也乃以過於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據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充公尙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以謂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虢沱諸篇

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止小失乎哉然卽其所幸存者脫文譌字展轉沿漚蔡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逮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讐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於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溪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購舊塹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爲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

為澆水東或以滎水為澼水宛或以灤水有二百或以

礫溪有南北二渠東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

之說東樵斯其過皆不少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

東潛者吾友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於東

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於根柢之學一時詞章

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哀

然成編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

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

雖謂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

三世皆於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於是

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  
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睠懷世學不勝慚赧而東潛奪  
燾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為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  
知羽毛齒革君之餘也其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  
庶幾焉

董小鈍秉純撰謝山先生年譜

乾隆十四年己巳先生四十五歲校水經注是歲有詩  
三集而水經注一書先生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實  
始於是夏十五年庚午先生四十六歲仍校水經是春  
病甚一目忽眚十七年壬申先生四十八歲適廣東是



全核水經注 附錄一  
年三月東粵制府以端溪書院山長相邀遂度嶺五月  
至端州釋奠禮成祀日沙以下二十有一人九月故疾  
復動然少間必與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攷訂地望故  
蹟又取博陵尹公所刻呂語集粹序而梓之院中以廣  
其傳而朝夕不倦者則水經注蓋已七校矣十八年癸  
酉先生四十九歲自粵中歸於家又云至七月乃歸家  
養病猶以水經注未卒業時時檢閱十九年甲戌先生  
五十歲居揚州是年春盡維揚故人以書招往養病仍  
治水經十一月乃歸二十年乙亥先生五十一歲卒於  
家

陳勸按先生水經題詞後書乾隆庚午卒業錢塘篁  
庵已稱生平五校是編則年譜所云始於己巳夏者  
疑有舛誤庚午亦不言先生居錢塘何也又按水經  
題詞出於盧氏豈小鈍未及見耶抑曾見之而作年  
譜時適忘之耶蓋年譜作於乾隆辛卯小鈍時居京  
師有云惜行篋不能盡攜先生遺書而同鄉耆舊無  
一居京師多有闕疑不能詳盡故未免舛誤爾

又撰謝山先生鮎埼亭集外編序

水經注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  
文諸錯簡重定翦綴分黏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

全核力總注 附錄一  
所摘而整理之當可成就予以任之蔣孝廉鏞竟未克  
爲

梓材按小鈍謂謝山七校本分黏大半而先生卒今  
觀翦綴本先生點句者大半則此言可據其小半未  
點句者果誰爲分黏耶抑分黏並屬及門其經先生  
點定者方爲定本耶

趙東潛一清題全氏雙韭山房舊校本

鄞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敘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敘  
之從孫吾騏字北翁三世校之今翰林祖望其孫也

陳勸按元立字汝德號九三非字九山官南工部侍

郎天敘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後贈禮部左侍郎

又按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人以北翁稱之非字北翁

又題全氏七校本

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於篁庵謂道元注中有  
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  
聞斯言也予深然之河洛渭濟沔江諸篇經注混淆卧  
病中忽悟其義馳書三千里至京師告余余初聞之通  
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今秋下榻春草園之西樓  
各出印證宛然符契舉酒大笑因製序焉

陳勸按趙刻全謝山先生序不載年月趙自序末書

乾隆十九年仲冬則所言今秋下榻者或即在是歲也又按謝山年譜言先生是歲居揚州馬氏畚經堂不言在杭州當亦小鈍之誤

吳眉珊 傳錯 雙韭山房書目鈔本

五校水經八本六校水經六本七校水經四十本又清常道人校水經八本沈炳巽校水經二套十六本趙校水經十四本又小山堂校本水經注八本又硃筆批點李長庚本水經注八本又山海經水經合刻十六本又八本

梓材按雙韭山房書目眉珊孝廉錄存之而題其簡

端謂錄自謝山太史手稿本又稱太史手定之書如三國志補注七校水經注之類約略具備但所載謝山手校水經者三五校以前無專書知其定本自五校始也故題詞序目亦定於五校時云范甥岱瞻所示全校水經本今歸姜村顧氏詢所由來蓋鬻自烏巖毛氏宗人斗瞻曾見沈校水經而未鬻亦云出自毛氏其書與東潛趙氏相頡頏藏書家自當寶藏之至書目所載小山堂校本一部又有趙校水經一部此必東潛之副本多在全氏宜全校所引趙說轉有今趙本之所無也至硃筆批點之李本亦必有可觀

惜諸書無能畢見矣

今按謝山先生手錄書目明有七校水經注四十本則為定本可知其以端溪書院卷黏綴者蓋七校之底本也

水經注附錄上終

附錄下

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兵備道無錫薛福成校刊

平定張石舟穆全氏水經注辨誣

今世之讀水經注者必主戴震本次則趙一清本穆案兩家於此書皆不為無功至鑿山通道則謝山全氏之力為多兩家皆拾藩於全氏者也一清治水經謝山屢稱之題詞曰杭人趙一清瑰奇淹雅極多攷證而其書至乾隆丙午始刊行在戴本既行之後十三年戴本刊於乾隆甲午然戴氏則必嘗窺見全書及趙書而竊據潤飾以為已有也戴以校正此書博世名膺懋賞其最得意者兩端一曰據永樂大

全水經注 附錄  
典原本也一日分別經注不相牽溷也大典弄翰林院  
獲見者少穆於辛丑之秋幸得親覽秘書用明以來通  
行水經本校出一部即明知其謬亦必照改勘驗戴書始覺其詐  
老友王君履軒告余曰謝山稿本今尙有十數冊藏鄞  
之月船盧氏穆問可致否履軒曰試爲子訊之盧氏重  
履軒請別倩書手傳鈔十卷并謝山題詞目錄一卷於  
甲辰春附公車寄到余用以合校兩家然後知戴趙皆  
竊據謝山書即分別經注之說亦權輿謝山戴但整比  
加密爾謝山之功不容沒則戴趙之書皆不可不辨  
四庫全書總目水經注四十卷永樂大典本此即戴震

所校上之本也

提要又稱爲官校宋本

武英殿用聚珍板印行

杭州

有坊刊袖珍本

提要曰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埠所

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

案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譌層見疊出其中脫簡

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

此提要不知何人撰進然其論必倡自戴氏則即戴

氏之言也穆案今翰林院所弄大典乃嘉靖中照南京原書

重繕之本水經在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一萬一

千一百四十二水字韻內十六卷今合爲八巨冊

乾隆中抽

去襯葉率合兩卷爲一冊

其餘江河淮濟諸韻中一一細檢更無徵

引水經之處

大典引書原無定例然全部收在一處者輒不復散見各韻

然則戴所

據校之原本即此八巨冊矣乃云各案水名逐條參校

何也永樂時所據自係宋元舊槧頃許君印林買得明人世業堂寫本水經

注以大典本校之十符八九蓋即據宋本移寫也序脫深汀營也至枉渚交奇半葉十一行二百十九字與柳

大中所而移寫草率譌文脫句層見疊出大典蓋較他

刻本為尤甚今以通行舊本校之大略不殊間有一二

字實出舊本上者戴氏已大半據改偶有改之不盡者

則以先橫各書於胸中反謂大典為誤不足據也如漢

改樓蘭為鄯善河水篇凡六處俱作鄯鄯兩文俱從邑世業堂本同

以義定之鄯鄯蓋即善善從長之義國名故增邑於旁

有山水字偏旁之例耳善長所見漢書如此宋元舊槧

水經注如此至為佳證豈可因今本漢書下一字不從

邑而謂舊本無誤乎又如河渠書王吳河水濟水兩篇

皆引作王昊舊本皆然大典同為昊為吳誠難臆定然校存異

文則可要不得據史漢以改水注而戴氏皆未及致思

也至提要所云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此又

八巨冊中絕無之事戴氏恃大典秘書學者無從窺見

遂敢造言欺人以掩其盜竊前人之迹居心殆不可問

戴校每曰近刻譌某夫近刻譌云者對原本不譌而言

也原本何指指大典本也而余以原本本校之其出於大

典者半出於戴氏之校改及攘他人所校以為已校者

亦半原書俱在世必更有獲見之者取以相照戴氏之  
 詐亦見矣又有不言所本逞臆輒改者如潔水篇即河水五  
 之右部城即地形志濕沃之后父城戴氏不知后乃右  
 之譌而改右曰左意謂劉淵嘗置左部城於汾側也豈  
 知兩地乃風馬牛不相及乎今按潔水所經與右部城東西懸絕河水五亦無右  
部城三字此當是張氏誤記汾水篇汾水又南逕白馬城魏刑白馬  
 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  
 陽縣故城西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晉魏兩郡城畫然明  
 白戴氏無端改晉立曰魏立所謂魏者曷指乎是以不  
 狂為狂也而若此者又不可勝舉也

段茂堂撰戴氏年譜曰水經注自北宋以來無善本案  
要云明以來無善本者為同護大典本地也此云自北  
宋以來無善本者為戴校昂聲價也然謝山云水經自  
初開雕時已不可問則茂先生讀此書久得經注分別  
堂此說乃是相傳定論之例有三一則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再  
 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采摭故實彼此相  
 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次所過  
 州縣如云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溯  
 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  
 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有言故者也經不  
城注必言故城此例最確然注言故城乃以證明經文  
縣邑不因縣治流移且有漢縣魏縣明明一城而仍稱

故城者自來治水經者於此二字皆不免回惑故特標出之知此而後知酈亭用兩漢地志絕非好異而然

今案以過逕別經注本於趙一清

一則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不得相淆得此三例迎刃分解故能正經注之互譌云云又與梁曜北書謂更誤刪羨功之細區別經注乃功之大東原氏灼知之而剗為之也穆案茂堂惟以分別經注為戴氏一人之剗獲故疑今行趙本純屬參取戴書為之而謂梁氏昆仲為侵戴而助趙今案謝山題詞曰經文與注文頗相似故能相溷而不知熟玩之則固判然不同也經文簡注文繁簡者必審擇於地望繁者必詳及於淵源一為綱一為目以此思之思過半矣此分別經注

剗始謝山之堅據謝山沒無子書稿存門人家戴氏從

何處窺見雖不可推測

趙之謙曰戴東原曾至甯波

然以直隸河渠

書事例之則此君之好盜人書素性固然茂堂乃曰東

原氏之德行非盜竊人物以欺主上及天下者也其

然豈其然乎一清與謝山同治水經大注夾注既從全

本則其分別經注亦必從全氏無疑故茂堂戴氏年譜

亦不敢固持前說而調停其詞曰趙書校正字句及剖

析地理最詳而更正經注一如戴本者蓋趙精詣絕羣

鄞全謝山太史七校是書深窺秘奧兩公交最深或閉

戶暗合或麗澤相取而其說往往與先生同是可以知



學問深醇卽未相謀面所言如一旦趙書經錢塘梁處素校刊有不合者據戴本以正之故今二本大段不同者少也以上皆段語然茂堂畢竟只見趙書未見全書故重復申辨如此假令早見謝山題詞又何能爲其師諱乎段與梁曜北書後所舉注誤爲經四條一河水又西逕鬪賓國北一又西逕四大塔北一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謂凡若此等戴分注校語甚詳何以趙氏不置一詞今案此三條謝山早已盡歸於注趙用全本故不復加案猶於卷首全氏七校本下顯言之曰謝山謂河洛濟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卧病中忽悟其義馳書三十里

至京師告予云云若戴氏竟久假不歸用以詫於世曰此我之獨得也茂堂曰僕從遊日久未嘗言有所聞之也此語正足坐實戴氏罪狀耳至第四條所舉河水又東洮水注之一節尤謝山得意之筆題詞中旣特著其說經文下又加校曰此條經文洮水入河而第十六條又有洮水入河則是有二洮水矣胡渭因改此之洮水以避之不知此條是經文以下十五條皆注則正是此條洮水之釋文非別有一洮水也云云戴氏其有所聞乎無所聞乎恐百喙而無以自解矣

最可異者謝山謂經注混淆止於河濟江淮渭洛沔七

篇而戴所改正者亦止此七篇此七篇余祇見謝山所訂河水五卷今以題詞覈之謝山曰予所定河水經文不過五十三條而戴本經文亦止五十六條謝山濟水三十二條戴三十四條謝山江水二十二條戴二十四條謝山淮水八條今按此五校本所定攷七校殘本戴淮水實十二條沔水實十九條十四條謝山沔水十八條戴二十條今案實二十五條張氏誤記又案渭水十五條洛水十條全戴俱同以河水一篇準其餘六篇雖所訂未必一一同要其發凡起例謝山實為讀水經注者啓其蓬心故謝山之功必不容沒也又題詞此節後有注曰一百七十篇中漳水獲水泗水三篇亦尚各濶一條乃是

偶誤非若七篇之寸寸分裂也

此三篇皆未見

而戴氏於濁漳

篇亦刪正經注相聯之漳水焉四字於獲水注又東過蕭縣南睢水北流注之十二字改注為經於泗水經又東逕山陽郡六字改經為注其即謝山所稱各濶之一條與否亦約略可知矣

今按此三條全氏於濁漳篇首行云有羨文今芟於獲水改注

為經於泗水改注為注與戴本悉同

戴本河水第一篇物理論曰河色黃者眾川之流蓋濁之也校云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又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校云此十三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

引山海經之間穆案謂酈君作注有大注有小注有注中注乃真全氏之勦論趙一清從之戴氏并此說而勦襲之亦不云前有所承也何哉謝山謂道元注中有注題詞明著其說曰是言也前人從未有及之者首發之先司空公實爲勦獲其後先宗伯公始句出爲朱墨分其界先大父贈公又細勘之至于始直令繕寫爲大小字作爲定本據此知盧氏所藏者乃割裂稿底非定本也所謂得之先世舊聞者如此而提要顧深斥之曰所云先世舊聞不識傳於何代載在何書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詭稱授受夫明言先司空先宗伯先大父何爲詭稱授受明言實爲勦

獲何嘗謂古有如此水經注本皆緣題詞蘊彙趙書略標大指不能明哲戴氏既瘖不肯言書局亦遂含胡下斷耳

乾隆間直隸總督方恪敏公嘗延趙氏撰次直隸河渠書一百三十卷繼復延戴氏刪定爲百有二卷會恪敏薨書未奏上夫經始著書甚難踵事修書稍易古今之通義也然其功皆不容沒戴氏乃不欲自居於易遂深沒一清草創之勞雖以茂堂從學之久其與論此書者非一端亦不聞戴說更有藍本直至何元錫從小山堂寫其副來然後人知戴書卽趙書茂堂重複申辨而其

盜據之迹卒不可掩也戴氏既據有趙書乃於唐何卷中附趙盧奴水考一篇曰杭人趙一清於地理之學甚核嘗遊定州爲州牧姚立德作盧奴水攷並附於右云云一似趙氏絕無與於此書然者作僞顯然可爲鄙歎茂堂又曰趙雖精於地理而地理之學尙不及戴文章之學亦不及戴此語良然然不得因其學不相及遂謂盜據之無傷使載氏標明原本而刪之補之豈不甚美何乃爲此穿窬之行乎尙論者所謂深惡其人懸爲世戒也

程易疇五友記

國家大集四庫全書東原與纂修官

翰林所校太傳禮水經注方言諸書皆編入全書而水經注更邀御製詩冠之篇首同時有趙一清者亦治是書校讎酈注所得多於東原其書出人皆珍異之然東原書能以經之下互於注者出而還之於經注之上互於經者擇而歸之於注於此益見東原之不可及穆案程氏以趙書與戴書並論殆亦不能無疑於戴否則如今官校本趙氏之美戴俱有之又何多於戴氏之與有然仍以校正經注之功歸之則亦知有趙書不知有全書也晦顯有時竊意謝山精神必不遽歸冥滅世有得其定本而板行之者所夕望之矣

提要曰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永樂大典僅存  
 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戴氏年譜亦曰大典本  
 較勝於各本又有道元自序穆案原序戴氏亦略有增  
 改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無下各增一所字不能不  
 猶深汀營也汀改屏條貫手夥手改系柳大中鈔本有  
此序後半七十  
二字趙引亦作系夥或戴據趙改或梁依戴改未敢臆  
 決然謝山題詞引此二語作手夥則必柳本亦作手也  
 世業堂寫  
 本作手庶備忘誤之矜矜改私其餘改定字體校正  
 譌誤者又五六處

戴氏謂水經爲三國時人作此語亦本謝山見題詞

戴氏自訂水經注次序以河江分一大綱卽謝山南瀆

北瀆之說而稍變通之見目錄

趙一清以書末日南水亦爲一篇今行趙本猶然謝山謂是乃

斤江水篇之附錄舊目不可非戴氏官私兩本俱合斤

江日南爲一篇

茂堂稱戴氏因胡朏明南北礫溪之誤霍然大悟將經  
 注畫清穆案辨南北礫溪之誤正是謝山事鮎埼亭集  
 卷三十四有水經礫溪帖子東慎甫一首其證甚明然  
 謝山集向無刻本直至嘉慶甲子餘姚史夢蛟始爲刊  
 行宜戴氏之敢於盜據耳

若夫趙水經之刻也則嘗聞其說於鹿邑徐松坪丈矣

全核九經注 附錄下  
丈盛德君子不妄議論人告余曰乾隆乙巳丙午間畢  
秋帆中丞巡撫河南有奏銷積案欲不任胥吏得一明  
算之人詳核以聞時東潛之子載元段氏以爲一清之  
孫刊行其書誤也  
以貲郎需次大梁或薦其知算畢召入連下數十籌筭  
簾立辦畢大賞異以此登薦刻未期歲擢知歸德府鹿  
邑歸德屬徐數以應試至郡城故知其刻水經事極詳  
初畢之索書於載元也見畢  
序載元急遣僕走浙中恐父  
書或不當畢意以巨貲購謝山本而倩梁履繩玉繩兄  
弟合併脩飾之朱文翰作謝山漢書地理志稽疑序所  
謂水經校本有大力者負之以趨是也乃畢既爲趙書

作序載元仍延梁氏兄弟於署任校刊事卽今行趙氏

本也

意必與著錄四庫  
之本有異同俟考

今以盧氏所藏謝山稿底校之

其蹈襲之迹猶可一一覆案然是載元及梁氏兄弟之  
過不應追罪一清蓋與戴氏之躬行篡奪者有間矣

全氏經文注文注中注分三層寫趙本仍兩層而謂爲

注中注者則狹其字趙本注中注與全亦微不同

全氏引周嬰卮林及本朝二顧閣胡諸書處趙本一一

皆合

全本引一清校語如河水篇說經記繇禡條東西二太  
樓條洛水篇說明谿泉條穀水篇白超壘條渭水篇封

山即邽山條今行趙本乃皆無之未解何故就所及見之十卷約

略言之○今案趙校副本藏全氏者凡二趙辨滿城即部故所引趙說有出於今行趙本之外者

蒲城之譌及引金元人集處全本皆無蓋即直隸河渠

書之緒言

河水出其東北陬七字全本併經為一條注通為一篇

趙本戴本仍析而二之

又如河水篇又東過榆中縣北條又東過天水北界條

至河目縣西條又東北過東阿縣北條又東過荏平縣

西條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條全本皆注此卷傳鈔荒趙忽恐不足據

本戴本皆經此或梁氏兄弟傳戴以改趙如茂堂云云

也今按榆中縣北天水北界二條全氏作注河目縣西東阿縣北荏平縣西三條全氏實作經張所云云傳鈔者誤也至高唐縣一條全氏於下文長壽津下河之別出經文故以此條為注與戴趙不同

故瀆出焉六字委粟津下左會浮水故瀆六字浮水至

東武陽入河下又有漯水出焉六字全趙皆經戴則注

佚簡十三篇謝山總綴書未錄見目趙增相比諸水之後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謝山加校曰按南陽郡名非縣

名也元和郡國志案國當作縣引此文作南陽魯縣西趙一

清本從之不知自秦以來無魯縣魯縣之名但見於左

氏耳于參攷之乃南陽之魯陽也據此是全本較舊本

增魯陽二字趙本較舊本但增一魯字也而今趙戴兩

增魯陽二字趙本較舊本但增一魯字也而今趙戴兩

全宋文卷之九十一 附錄一  
本俱作南陽魯陽縣戴本下加校曰接近刻脫魯陽二字而不言何本不脫何故增此二字其爲取之全本甚明若今行趙本則又梁氏兄弟據兩本增之耳得此一證案驗愈分明矣

山右張石舟明經既見謝山先生七校水經傳寫本十冊并其題詞目錄卽據之以案驗東潛東原兩家校本而抉戴氏攘竊於當躬趙氏竄掇於身後凡若干條余得而度諸寓齋與二三同人披而讀之其不知者以爲灌夫罵坐焉其知者以爲老吏斷獄焉其在知不知閒者以爲情事實然而翹過太甚焉余告

曰凡事有隙斯有案有案斯有讞讞對之謂何而尙容恕詞乎況其案驗者皆平心之論乎王梓材識



水經注附錄下終

容盛而平城其樂與香音平心之歸乎玉林林嶺

[Faded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